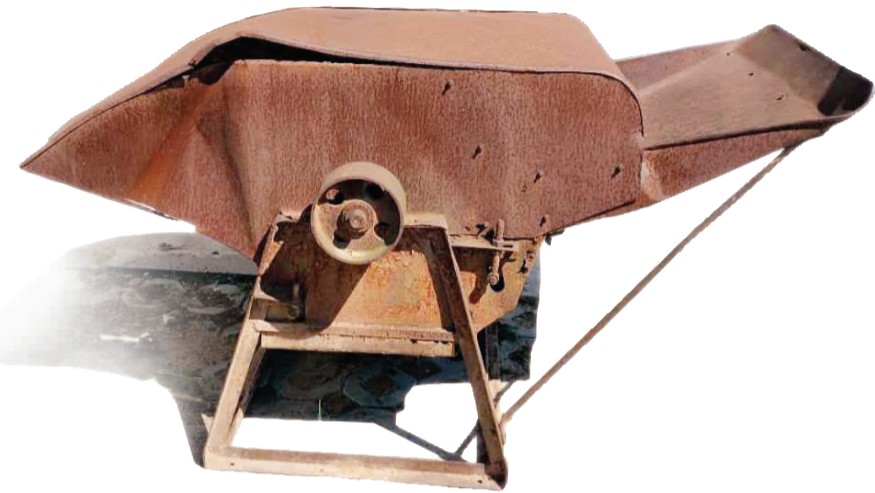


记忆中抹不掉的“建湖机”

■记者 徐其崇 通讯员 庄如之

近日,记者在河滨新区皂河镇,看到一个农家收藏一款已经生锈了的脱粒机。老农说,这就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“建湖机”,每到收割粮食季节,总会不由地想起往年收割时的场景。



以前,农民收割水稻,是一手握镰刀,另一手揽着水稻秸秆,弓着腰,一刀一刀把水稻割在手里,然后扎成捆。天气要是晴好,待一块地割完了,用手推车或平板车将水稻运到晒场进行脱粒。要是天气不好,割一部分就得停下来,在地头先把水稻码起来,盖好防雨布,再继续去割。一直到一块地割完,再用手推车或平板车运到晒场上。

通过一上午的翻晒,待秸秆干脆之时,套上牛拉着碌碡,人牵着牛在晒场上反复碾压几个小时,才能把稻粒碾压下来。那个时候收获庄稼,全靠纯手工制作,靠天吃饭,劳动强度很大。

“只要有了人,任何奇迹都能发生。”改革开放不久,农村土地分产到户之初,农民兄弟种地热情高涨。原本大的晒场也随着土地分到户,秋收场面也没有昔日那么壮观了。为了解决场面小和赶“天时”等问题,大家各显神通,有人听说在外地工作的亲戚回来讲,人家用机器脱粒,速度非常快,还不受天气影响。于是,村里便有了这第一台“建湖机”。

这位老农介绍说,“建湖机”一家一户很难用起来,需要团队合作,多户联合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“建湖机”起到了团结人心、互帮互助、通力合作、减少劳动强度的重要作用。

人们为什么把这种脱粒机叫“建湖机”?原来,它是盐城市建湖县农机修造厂生产的机器,被人们简称为“建湖机”。有了这样用柴油机或电动机带动的脱粒机器,不用几个小时,十余亩水稻就被脱粒完了,省工省时,提高工作时效,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了。

据说,“建湖机”还被称之为“老虎机”,因为它是填塞式脱粒机,秸秆入口处俗称“老虎口”,通过柴油机或电动机带动旋转来完成脱粒,其危险系数相当高,经常出现因操作失误或者粗心大意造成人员受伤的事情。“大集体”结束后,机灵的农民会将割好的麦子、稻子拉到公路上铺开,“请”过往的行人车辆进行碾压,解决脱粒难问题。那些年,一到收获季节,各地都会出现“严禁在道路上打谷晒场”的标语。不过,水稻脱粒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完成——人工摔打,就是在水稻田先割出一块地,铺上塑料布或者在其它大面积的空地,放上一块石头或其它硬物,一个人拿一把稻子,对准硬物一下一下摔打,直到摔打得秸秆上没有稻粒为止,再换另一把水稻继续摔打。这样用土方法来达到脱粒的效果,远不如脱粒机来得省时省力。

这款老旧的“建湖机”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农民收藏它,也算是一种念想吧。

我曾放养的一头老水牛

■吴长海

我的童年是在极其艰苦中度过的,如今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过来的。因为兄弟姊妹多,家里太穷,又每年超支,父亲为了家里能多挣点工分,就让我养了生产队里的一头老水牛。

我是家里的长子,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,大的有六七岁,小的只有几个月,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。父亲身体一直不好,那是在朝鲜战场上,严寒冬天住猫耳洞时落下的病根,长期咳嗽。因负担重,每到年终的时候,我们家便成了超支大户。

父亲很想改变家里的窘境,没办法,只好跟队长金爷请求,能否将队里的牛给一头让我们家来放养。金爷是个很慈善的长者,问父亲:“你家孩子太小,给了你,谁放呢?”“就我家老大放,他快八岁了,可以放牛。”“那怎么行呢?大海那孩子挺聪明的,又会读书,不能耽误他。”金爷说:“不要紧,我家那几个小子也都大了,他们可以轮流放,这样可以减轻我家一点经济压力。”就这样,金爷终于点了头。

农村放牛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特别是农忙季节,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要起床,这样到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,牛才可以吃饱犁田。要是稍稍起晚了,到出工用牛时牛还没有吃饱,那就要扣一天放牛的工分。那时工分就是命根子,扣了工分,不但少了收入,最关键的是有可能放不成牛了。不过还好,那时生产队有个专职放牛的孤老头儿章武爷爷,他是我家一位远房大爷,每次都是他喊我起来放牛。如今想起来,真该好好谢谢他。

那头老牛在我的精心放养下,不到半年工夫就长得膘肥体壮,犁起田来一点也不比别的牛差。队长看我负责,经常表扬我,说我不但会读书,还会放牛。一晃几年过去,那头老牛慢慢老了。我呢,也有十二三岁,要到一个离家

十几里地的中学去读书。这样一来,放牛的任务就落到了二弟三弟头上。

到我读初三的时候,那头老牛已经老得不成样了,再也不能犁田耕地了。我知道,老牛已经老了,生产队再也不会让我们白白地养它了,在不久的将来,是会把它杀掉的。果不其然,那年年底,队委会决定将这头老牛杀了过年,给每家每户分点牛肉改善改善生活。

杀牛的场面实在太恐怖了。先是几个人把一侧的两条牛腿用绳子捆住,两个人拉住绳子,前面一人牵着牛鼻绳。到了禾场后,操刀手遂爷大喝一声:“停!”两个拉牛腿绳的人突然跑到另一侧,遂爷又一声大喝:“拉!”旁边的人帮着猛用力一拉,轰的一声,牛倒了。遂爷把牛鼻绳猛地拽在手中,用腿和膝盖牢牢顶住牛的下颌,然后把在嘴里咬着的长刀握在手中,在牛身上比划下,瞪着血红的双眼,狠地把刀从牛的喉咙里捅进去,随着长刀抽出,一股鲜血从牛喉喷涌而出,老牛哞……地惨叫一声,一会儿便不动了。

这是我平生见到惟一一次杀牛的经历,后来生产队也杀过几次牛,但我怎么也不敢再看。我们这些小孩子,在看杀牛的过程中,都尽量躲得远一些,双手也要背到背后。听大人们说,牛在死之前会狠狠记住这些杀它的人,手背到背后了,说明你没有动手,下辈子牛就不会报复你。

那次杀牛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,想起来就头皮发麻心痛不已。想想那头与我一块朝夕相处了五六年的温顺的老牛,临死前还流着泪把目光投向我,我看到的分明是求救的目光啊!回想那次我睡着了从牛背上快要跌下来,后来听说是牛用它的角把我慢慢顶到牛背上的事。如今再看到它哀求的目光,我却束手无策,不能帮它一把,一时像是万箭穿心那么难受,我望着老牛那渐渐模糊的泪光,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失声抽泣泪流满面……

记忆中的棉花

■周铁钧

我小时候,居住的小村盛产棉花,每年时临谷雨,家家要用温水把棉种浸一夜,晾干后蒙上毛巾,闷得籽壳微绽,才拿去播种。

棉花刚出土就会遭遇“地老虎”袭击,这种害虫黄褐色、大脑袋、身躯肥硕,潜在土里专吃嫩芽。棉花长到一尺多高,蚜虫又开始猖獗,它们伏在绿叶背面,密密麻麻。

喷农药杀了害虫,棉花绿油油地长到仲夏,开满洁白、浅黄、粉红、淡紫的花,朵朵娇艳清雅。这一瞥一笑的缤纷,延续两三天便开始萎焉,没几日,枯花下可见青杏般的棉桃,待长到鸡蛋大小,又招来个凶残的杀手:棉铃虫,它一寸多长,会钻进棉桃里,打药不起作用,全村男女老少要到棉田捉虫,捉出的青虫装满一个个玻璃瓶,家家的老母鸡“过年”了,每天有“肉”吃。

到了晚秋,晌午的日头还很“毒”,晒裂赭褐的棉桃,这时就该摘棉花了。摘棉看似简单,却须得要领,胡乱拉拽,势必留下绒絮。要用三根手指捏住白絮,提、拧、拽,棉花才会不留一丝。摘棉高手都是双臂齐动、左右开弓,系在腰间的布兜不一会儿就装得鼓鼓囊囊,新棉堆在地头,远看白茫茫的,像卧着的一群羊。

棉花丰收了,家家在院里铺上席子或秸秆编成的帘子,把棉花摊在上面,太阳毒辣辣地照,晒得越发蓬松。这雪白的清新温暖,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,把拽长的棉絮塞进鼻孔,咬在嘴角,塞入脊背,扮成步履蹒跚、驼腰弓背的白胡子老头儿……然后开始捉迷藏,把身子埋进棉堆里,不想藏久了犯困,竟一直睡到天黑。

这时节,母亲在院里搭起半人高的木架,铺上席子,把全家的被褥都拆开,拽出棉套,然后开始“表演”拿手绝技:弹棉花。只见她右手握尺余长的木槌,左手持巨大的弓,弓弦压进棉絮,槌敲弦、弓弹起,弓弦有节奏地在旧被套上嘭……嘭……地抖动,板结的棉絮便舒展开来,花瓣一样的绒絮漫舞轻扬,褐黑板结的被套,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洁白蓬松的新棉花。

母亲在弹完的绒絮里加进些新棉,把被褥重新做好,铺盖起来又泛起清香味,把我整个童年的梦都包容在棉花里。

如今,防寒衣物多用鸭绒、晴纶、动物皮毛制作,虽挡风抗寒,但都觉有些胶醛、腥膻气味。尤其是贴身衣裤,我一直都穿纯棉的,弥散淡淡棉花清香的薄裤轻衫,接触皮肤的柔滑舒适,是融入骨子的亲和质感。被褥,我都是买棉花自己做,盖在身上,呼吸着记忆中的温馨气息,吞吐一种难以割舍的岁月情怀。

